



独幕话剧

夜深人静

马忠义

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编印

独 幕 话 剧

夜 深 人 静

编 剧

马 忠 义

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

1983年·北京

时 间：夏天、午夜

地 点：城市、胡同、街道工厂的一个小仓库

人 物：张老万——看仓库的老头儿

成三儿——被通缉的罪犯

大琴子——女流氓

赵 明——刑侦人员

大琴子的母亲

警察甲、乙

幕 启：张老万坐在桌前，就着猪头肉和五香花生米，正在有滋有味地喝着二锅头。突然有人叩门，他竖起耳朵听着，但身子却没动。门外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，他坐不住了，开了门，立时有一男一女闯了进来。男的两眼露着凶光，女的头戴一顶时兴小帽，看不清她的脸。张老万警惕地抄起放在他床头的棍子，闯进来的男人熟练地掏出了手枪。

成三儿：把棍子放下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坐在床上别动。我知道你叫张老万，已经退休了，为了捞点外快，又来给街道工厂看仓库。放心，我一不偷，二不抢，就在你这儿歇歇脚儿，住一夜，天亮就走。怎么样，爷们，给个方便吧。答应不答应，说句痛快话。

张老万：你先把枪收起来，我这人胆儿小，见不得那个。

成三儿：你可别冒傻气，这家伙可不是木头做的，从来不吃素。

张老万：我知道，知道。现在我日子过的不错，身子骨也还硬朗，还不急着去八宝山。

成三儿：那咱们就说妥啦。不过，得委曲你一下，电话不许打，门儿不许出，闭上两眼躺在床上乖乖睡觉，什么也不许看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
〔幕后效果：“大哥，刚才出什么事儿啦？”“没看见哪，我也是正睡的迷迷糊糊的，听见有个女的喊，就起来了，到外边一看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”

“会不会是流氓调戏妇女呀？”“八成是，大概女的一叫，流氓就跑啦。张老头值班，问问他看见没有？”“对，张大爷，您刚才听见有人喊了吗？”]

张老万：没有，我耳朵背，什么也听不见，就是听见我也不出去，管那个事呢！

〔幕后效果：“这老头儿，走吧，走吧，回去接着睡觉，明儿还得上班呢！”〕

成三儿：行，爷们，够意思。

张老万：你刚才说的不打电话，不出门，这我能办到。可叫我现在就睡觉……我得喝点，每天每到这时候都得喝点，习惯了，要不也睡不着。

成三儿：那就把灯关了。

张老万：不能关灯，要是关了灯查班的来了，就不好说啦。

成三儿：夜里还有查班的？

张老万：有，有哇！是新添的，叫，叫什么来着……对了，叫劳动纪律检查组，归保卫科领导。专管迟到的、早退的、旷工的、上夜班睡觉的，还有偷国家财产的。要是叫他们逮住，轻的扣奖金，重的还要受处分呢！

成三儿：他们天天来吗？

张老万：不，不天天来，瞅个冷子就来一回。不象检查卫生，先告诉你什么时候来，他们不告诉，说来就来。不过，他们远远看着我这开着灯，证明我没睡觉，就不进来了。

成三儿：那就开着灯。喂，爷们，你看能不能给我们俩找个合适的地方……

张老万：她是谁？

成三儿：我媳妇，明媒正娶的媳妇。

张老万：两口子要找个睡觉的地方？

成三儿：您脑袋够好使的。

张老万：那儿——库里。那里边没开着灯，你们不是喜欢在暗处吗？我是说那里边方便，中间还堆着塑料泡沫，抻出一块能当褥子使，怎么样？

成三儿：条件不错。

张老万：去吧，那里边还保险。

成三儿：等我们进去了，你就把门一锁，然后跑到公安局去报案，对不对？

张老万：小伙子，你的心眼也太多了，我说过，我这人胆小，不爱管闲事。

成三儿：爷们，别生气，谢谢你的好心。我们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陪着您。小宝贝，过来，老头这床不错，咱俩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睡一觉。嘿，哥们，怎么啦？还害羞哇，没关系，老头给咱们打更，他不看咱们，对不对，爷们？

张老万：对，我喝我的酒，什么也不看，狗杂种！

成三儿：你说什么？

张老万：我说这猪头肉切的太碎，有点牙碜，大概是天热的关系，还有点变味。

成三儿：老东西，你别跟我来这个鬼花活，我耳朵可不背。不过，干我们这行的从来就不怕人骂，不挨骂，长不大。小宝贝，过来呀！怎么，病啦？那你装什么洋葱。咱们好不容易找个地方，这一宿可不能白过呀……

〔大琴子打了成三儿一个嘴巴〕

成三儿：你它妈的疯啦！行，你这一巴掌把老子的兴头都打没啦。老头儿，你别见笑，这年头流行“妻管炎”，我它妈的也不例外，你这酒喝得还挺带劲儿。

张老万：来两盅儿。

成三儿：不喝。

张老万：噢，不会。

成三儿：就它妈你那点酒，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！

张老万：吹牛不上税。

成三儿：你说什么？

张老万：现在的年轻人就好说大话。

成三儿：你有多少酒？

张老万：你能喝多少酒？

成三儿：管够？

张老万：〔从柜子里又拿出两瓶二锅头摆在桌子上〕够不够？不够，柜子里还有。

成三儿：老头儿真趁哪！

张老万：我这辈子没别的嗜好，就好周两盅二锅头。二锅头这玩意儿好啊，杀口、有劲儿、味儿正。别看这个曲那个曲的吹的山响，我就喝不惯那股香味儿。“四人帮”的时候，二锅头不好买，我老伴拐着两只小脚，到处给我掏换，一买就是四五瓶，要说我老伴对我那可真是一百一呀！小伙子，听口音你不是北京人吧？

成三儿：不是。

张老万：老家在哪儿？

成三儿：我到处流浪，四海为家。

张老万：你尝尝这酒怎么样？红五星二锅头，北京的特产。

成三儿：嗯，还行，凑合。

张老万：吃菜吃菜，喂，姑娘，你不喝点儿？

成三儿：别理她，今儿不知犯什么毛病啦？

张老万：真格的，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呀？

成三儿：别打听，打听心里是块病。

张老万：对，我不管，喝酒。喂，姑娘，你不喝酒吃点菜总行吧，来，吃点，吃点。

〔大琴子躲着张老万，仍不说话，不抬头。〕

张老万：哎呀，警察来了〔成三立刻掏出枪堵住门口，大琴子惊慌地抬起头，张老万终于认出了她。〕

成三儿：老头儿，你听见什么啦？

张老万：刚才我好象听见有摩托车响。

成三儿：你它妈的别这么一惊一咋的好不好！

张老万：你不知道，我这人胆小，我怕……

成三儿：放心，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这儿。

张老万：对对，喝酒，喝酒。〔内心独白〕是她，是她！没想到这孩子越走越歪呀。

成三儿：〔内心独白〕这老头儿是真胆小还是假胆小？

大琴子：〔内心独白〕到底叫她把我认出来啦！

〔切光，回光后是张老万的回忆：大琴子蜷缩在墙旮旯里，张老万打着手电呼唤她：“大琴子……”〕

张老万：大琴子，你醒醒。

大琴子：〔一惊〕啊！〔撒腿就跑〕

张老万：孩子，别怕，是我，是你张爷爷！

大琴子：〔扑到张的怀里〕张爷爷！

张老万：走，孩子，跟爷爷回家。

大琴子：不，我不回家，冻死饿死也不回家。

张老万：别说傻话，你妈都快急死啦，你爹也直后悔。

大琴子：他不是我爹。我亲爹早死啦！亲爹活着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打过我。

张老万：虽说他不是亲的，可也是你爹呀。我看他还不错，他也是为你好，就是方法不对。我刚才跟他说啦，往后不许他再打你，他要是再打你，爷爷就跟他没完。走吧，跟我回家吧，好孩子，听话！

大琴子：不不，张爷爷您别费心啦，我不回。

张老万：你这么大姑娘老不回家，要是碰见坏人可就完啦！

大琴子：大不了是死，也比整天挨打受气强。

张老万：走吧，孩子，别说傻话了，你就不心疼你妈吗？

大琴子：您给我妈带个话，叫她别为我操心了。〔琴挣脱张跑下〕

张老万：大琴子，大琴子！……〔回忆完，三个演员还恢复原来的位置〕

成三儿：爷们，楞着干嘛？喝呀！

张老万：啊，对，喝。这酒不赖，就是菜差点劲儿，要是有点兔子肉就好了。小伙子，你吃过兔子肉吗？蒜瓣形，拿它下酒甭提多有味儿啦！这兔子有个习性，常言说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可也不一定，有时候兔子也吃窝边草。

成三儿：你见过？

张老万：见过，我还亲身经过。

大琴子：张爷爷，您别指东说西啦，警察追的紧，实在没地

方去，我才把他领到您这儿来。

张老万：你怎么不把他领到你们家去？

大琴子：我不愿意让我妈知道……要真的回家，我就让成三儿把我后爹杀了。

张老万：你们手里拿着枪杀个人倒是容易，可杀了人要偿命！

成三儿：爷们，我们干的就是这玩命的买卖。

〔幕后敲门声，三个人都警惕地望着门外〕赵明叫门

赵明：张师付，张师付！

张老万：谁呀？

赵明：我是您的街坊，就住在斜对过。我奶奶的心脏病犯了，得赶紧叫个急救车，请您开开门，借我电话使使。

张老万：你等着，我就来。

成三儿：〔一把拽住张，用枪威胁着〕爷们，这家伙可有眼哪！

张老万：我知道。

〔成示意琴躲在货架后边，自己钻进了仓库，张开门，赵进屋后直奔电话。〕

张老万：电话不通？

赵明：通了，没人接。

张老万：兴许是值班的睡着了，别着急，再拨一次。

赵明：〔又拨电话〕该死的急救站还是没人接。张师付，您有三轮吗？

张老万：有。

赵明：借我用用吧，我奶奶快不行啦，得赶紧送医院。我

就住在对过大院里，您要不相信，我把钱包、工作证都压在您这儿……

张老万：不用不用，车在仓库里，我去给你推。

赵 明：我自己来吧。〔欲进仓库〕

张老万：你不能去！

赵 明：怎么啦？

张老万：那屋里没开灯，你看不见，还是我来吧！〔张欲进库，成三儿迎上〕

成三儿：张师付，厂子里的三轮不是不许外借吗？

张老万：这是特殊情况。

赵 明：这位师付，我确实有急事。求求你，灵活点，用完了我马上就送来。

张老万：让他用吧，救人要紧。

成三儿：行，用吧！

赵 明：谢谢！〔赵、张下，成三儿掏出枪紧紧盯着仓库。〕

成三儿：张师付，我在这儿盯着，您想着把大门关好。

〔大琴子从货架后边转出来〕

大琴子：不象是雷子吧？

成三儿：不象，老家伙够猾的。

大琴子：我看他没有要卖咱们的意思。

成三儿：越这样越要小心。

大琴子：张爷爷对我不错，你可不许犯混。

成三儿：天一亮咱就撤，这么个糟老头子我不动他，这会儿我倒真想动动你。

大琴子：滚你妈的！

〔张老万上〕

成三儿：爷们，你怎么不就手跑了？

张老万：这是我的岗位，我不能离开。

成三儿：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

张老万：杀了我你也跑不了，枪一响，街坊四邻都得起来。

成三儿：逼急了我就管不了那么多啦！

张老万：我没逼你，好酒好菜招待，还要怎么着？

成三儿：不错，爷们，你够朋友！缺钱花吗？

张老万：想拉我也入伙？

成三儿：好汉不挣有数的钱，看见没有，咱这兜里大叶子有的是。

张老万：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
成三儿：这个你别管，你干不干吧？

张老万：叫我干什么？

成三儿：什么也不叫你干，就用你这小仓库给我们点方便，比如，存点东西什么的。

张老万：这好说。

成三儿：赶上警察追的紧，我们就在你这歇歇脚儿。

张老万：你给多少钱？

成三儿：一个数。

张老万：拾块？不干！

成三儿：一百块。

张老万：你讲话，这是玩命的买卖，我这一百多斤就值一百块？

成三儿：五百。

张老万：不干！

成三儿：八百！

张老万：一千！少了不干！

成三儿：行啊爷们，你身不动膀不摇，干捡个大便宜。

张老万：这叫周瑜打黄盖，愿打愿挨。

成三儿：一言为定。

张老万：板上钉钉儿！你什么时候把东西拿来？

成三儿：别着急，咱们先喝酒。

张老万：对，干！

成三儿：干！

张老万：大琴子，咱爷俩住街坊可有年头啦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自打文化大革命你爹死了以后，你妈寡妇失业的拉扯着你不容易。前些日子听说你从管教所跑了，她都急昏过去啦，直到现在也没上班，还在家里歇病假。孩子，你应当回家去看看她。

大琴子：有我后爹照看她，用不着我。

张老万：噢，我忘了跟你说啦，你后爹走啦，他跟你妈离婚啦！

大琴子：我不信。

张老万：孩子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瞎话？自打那年你离开家，你妈跟你后爹就天天吵嘴。去年听说你进了管教所，你妈就老想去看你，可你后爹就是不让去。两个人越吵越凶，街道给说合了几次也没管用，到了归了法院离啦。要说你妈也够苦的啦，结婚刚三年，男人就成了“反革命”，让人活活的给逼死啦！苦吃巴夜地把孩子拉扯大了，还跑了，又找了个男人，还离婚啦！唉！……

成三儿：离就离吧，这算什么，离了一个再找一个，更它妈的新鲜。

大琴子：〔掏出匕首，拍案而起〕成三儿！你丫头的再敢胡浸，姑奶奶就豁了你！

成三儿：怎么着，跟我叫份？……〔成三儿欲打大琴子，张急忙阻拦。〕

张老万：别价！小伙子别动武哇，大琴子把刀子收起来，还不快收起来！

成三儿：老头儿，这下可叫你开心啦！

张老万：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不愿意看见你们动刀动枪的。我说过，我这人胆小，见不得这个。

成三儿：行，爷们，真有你的。

张老万：本来嘛，你刚才就不该说那样的话，大琴子是个孝顺孩子，这个我清楚。她两岁上没了爹，就剩下她们娘俩相依为命，没钱进托儿所，她妈天天背着她上班。三岁上，刚懂点事，就张着小手跟着他妈到垃圾堆上拣煤核。她五岁那年，人家厂子不让带小孩上班，她妈就把她锁在屋里，给她煮了两个鸡蛋，放了半个馒头，算是一顿中午饭。等她妈下了班，发现半个馒头没了，两个煮鸡蛋原封没动，一问才知道，是孩子舍不得吃，要等她妈回来一块吃。人嘛，都是父母养的，谁也不是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，哪个当儿女的不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啊……

〔大琴子低声抽泣，成三儿暴跳起来。〕

成三儿：别说啦！你要是再它妈的瞎扯淡，我就……

张老万：别价，小伙子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现在已经是一条

船上的人啦。你不是还要在我这儿存东西歇脚吗？
要是把我解决了，你们可就绝了一条后路哇！

成三儿：你说的是心里话？

张老万：那还有错，谁不知道钱是 好 东 西 呀！一千块放在手上沉甸甸的也有个份量呢！不瞒你说，我小儿子快结婚啦，有这一千块钱垫底，我就一点急着都没啦！

成三儿：那好，咱俩乖乖地喝酒，不许再扯别的。

张老万：行，喝！哎呀，这酒下去的不多呀，小伙子，你刚才说我这瓶酒还不够你塞牙缝的，不是说大话吧？

成三儿：你的意思是——

张老万：喝酒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，能喝多少就喝多少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。

成三儿：你满上。〔成三儿一饮而尽〕再满上！〔又一饮而尽〕再满上！〔又一饮而尽〕爷们，咱不是说大话吧？

张老万：不是！就冲你这连喝三杯，一口菜不吃，我老头子服你！小伙子确实不简单！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喝酒还就是不能过量，过量伤身子，我看你也就到这儿啦，剩下这两瓶我还原封不动地收起来，留着我以后慢慢喝。

成三儿：别动，我还没喝够呢！

张老万：怎么着，你还要喝？不行不行。

成三儿：打开，给我倒上！〔成又一饮而尽〕

张老万：还喝吗？

成三儿：〔初露醉意〕喝！

张老万：小伙子，你的酒量过人哪！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见

过这么大酒量的，今儿个我真开眼啦！看样子，你再喝三杯也没事儿，瞧，我又给你满上啦！

成三儿：〔醉意渐浓〕再喝三杯？没、没问题！爷们，你、你敢跟我一块干吗？

张老万：行，舍命陪君子，我豁出去啦！来，干！

成三儿：干！〔成喝完仄歪着倒地〕

张老万：小伙子，小伙子！醒醒，天上下雨啦！〔成无反映〕你个狗杂种，现在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〔张拿绳子欲捆成〕大琴子，他醉了，醉成了一滩泥，你看怎么办？

大琴子：我不管。

张老万：我要把他交给警察你管不管？我连你一块儿交！孩子，你今年刚十九岁，往后日子长着呢，你要还想成个人就听我的，先把 he 捆起来，然后爷爷陪你去公安局投案自首，算你一功；要是不听我的，今儿个咱爷俩就得较个真章儿，反正你想跑是没门儿啦，无论如何我也得把你们交给警察，绝不能再叫你们去为非做歹！你自个儿掂量掂量怎么办吧！听我的你就能将功赎罪，不听我的你就罪加一等！大牢里有你呆的地方，大琴子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不吱声，好吧！

〔张欲打电话，成三儿突然蹦起来，掏出手枪对准张。〕

成三儿：别动！老东西，你高兴得太早啦！没想到吧，你这老家雀让我这小家雀给涮啦！别不告诉你，老子不是那溜门撬锁的小毛贼，从一进门我就看出来，

你不是个蹊子，是个空子。刚才我是诚心逗逗你，你不是胆小吗，把脸背过去，背过去！那样你死的舒服！

大琴子：别开枪！一响枪咱俩就都走不了啦！

成三儿：你说怎么办？

大琴子：〔亮出了弹簧刀子〕给他放点血！

成三儿：对，这主意妙，妙极啦！怎么，你手软啦？

大琴子：留着，我还有用，给我数点大叶子。

成三儿：好，好！〔成突然把琴打倒，琴一跃而起，两个人象斗鸡一样相持着。〕

大琴子：怎么着，成三儿，咱们要同归于尽吗？

成三儿：你把他杀了咱没事儿。

大琴子：我要留着，给他妈送点钱去！我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我要报答养育之恩！怎么，你舍不得？

成三儿：要多少？

大琴子：你看着给吧，看我值多少，就给多少。另外，再单给老头点儿，算是跑腿钱。

张老万：我不要！我嫌它有贼性味儿！

成三儿：〔数钱〕别不识抬举，你拿着它到全聚德去吃烤鸭，照样满嘴里流油。

张老万：我怕把心吃黑了。

成三儿：好啊，我现在倒想看看你的心是什么色的！〔欲刺张〕

大琴子：算啦！他不要你就收起来，不过，给我妈的钱您得送到。

张老万：给你妈的是救命钱，还是催命钱？